

江西——赣鄱情·家国梦——长篇小说丛书

一个家族的命运沉浮史
一幅清末民初南昌社会的风情画

鲍家花园

BAOJIA HUAYUAN

聂泓◎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江西
赣鄱情·家国梦
长篇小说丛书

鮑家花園

BAOJIA HUAYUAN

聂泓◎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鲍家花园 / 聂泓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7.10
(江西“赣鄱情 家国梦”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354-4273-4

I. ①鲍… II. ①聂…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4727号

责任编辑: 施柳柳

责任校对: 陈 琪

装帧设计: 天行云翼·宋晓亮

责任印制: 邱 莉 王 婷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邮科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8.25 插页: 1页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84千字

定价: 4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走盐扬州	1
第二章	十万盐引	46
第三章	银子也是白花花的	85
第四章	抱园之梦	111
第五章	乱世也出财雄	155
第六章	纸祸之中	179
第七章	江西大旅社	210
第八章	浮沉于风潮	252
尾 声		284

第一章 走盐扬州

光绪末年，国家内忧外患。

戊戌变法失败，光绪皇帝被囚禁起来，北京皇宫内人心惶惶，个个自求多福，唯求自保。皇宫外则是一片涂炭。八国联军已经攻陷了沿海炮台，清兵守军不堪一击纷纷缴械投降。外族入侵已是让清廷焦头烂额，义和团又拆毁了通往北京的铁路。义和团势力日盛一日，而且渐得人心，在乡间聚众滋蔓，势力迅速壮大，很快发展成一支让人不敢小视的队伍，一时间就连朝廷也要让它三分。

究竟是挺着脸对外议和，避免与洋人再度开战，对内清剿义和团，还是利用那批自称能抵御洋人子弹，有仙术道法，举拳高呼“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去对付洋人呢？朝廷一时犹疑不决，阻挠变法、囚禁光绪当机立断的西太后，在此事的处理上却左右为难、举棋不定了。

然而时局一日千里。西太后欲废除光绪，看中了端王的儿子。为给儿子通往皇位之路扫清障碍，端王主张利用义和团对外国开战，如此自己的权力就会增加，儿子入主正统的胜算也会多了几成。他极力怂恿着慈禧太后相信义和团的神奇法术的确能避开枪弹。他还伪造了驻北京的西方外交团一份联合照会，声明要求将国政大权交还给光绪皇帝，不可大权旁落。西太后以为外国使节反对她废掉光绪皇帝的计划。她决定重用义和团，因为义和团的口号是“驱逐洋

人”。

借着朝廷支持，义和团几乎占领了北京城。他们在城里杀洋人，杀教民，烧教堂，把北京闹得鸡飞狗跳。大街小巷的临街铺面大小营生都受到他们的掌控，就连家家必不可少的水夫与粪夫，都得由他们充任，价格也比先前贵上许多。

于是民愤载道。

一些省份开始动用武力清剿义和团。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某天把一个义和团首领传入衙门，说是要试试他们义和团的道法如何。他让十个义和团兵一字排开地站好，面对着手持来复枪的一班士兵。一声令下，士兵们开了枪，说来也奇怪得很，一阵枪响之后十个拳徒却是毫发无伤，其实是士兵的来复枪没上子弹。义和团首领真以为自己刀枪不入，大声喊着：“你们看吧！看看我们吧……”说时迟，那时快，袁世凯掏出手枪子弹，把十个团兵逐个打死了。同时开始清剿义和团。

义和团见势不妙，开始从北方逃离，陆陆续续地往南方走。原本相对安稳的南方，由于义和团的进入变得不太平起来。

江西省南丰县。

这一天虽不是圩日，盱河上渡船穿梭往来，红石台阶的码头上人头攒动，沿河一条狭长的老街，两侧店铺挤挤挨挨，有银号、当铺、南货店、绸缎店、金器店，有杏花楼、高记酒楼、八味庄、鱼香店等等。南丰出厨师，因为南丰人嘴刁，吃得讲究，那些天天一大早进城做生意的小商小贩，卖了货，并不着急赶回家，而是一头扎进米酒壶里，优哉游哉要喝到昼边才离去，让他们流连在米酒里的是，做法精致而风味独特的蛋籰、鱼丸、鱼丝以及炒得脆生生的猪的牙花肉，炒得香喷喷的猪嘴巴，还有鱼粉、猪肝粉。天长日久，商贩们喝早酒的习惯，相沿成俗。长街上，最引人注意的景观是随处可见的那一堆堆的南丰炉。

从码头上来，往右手拐，再走个百十步，有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小巷子，石板的夹缝里冒出青苔。小巷尽管没有长街那般热闹，但是巷子两边同样开着店铺，竟没有一家是关张的，时见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往。肖铁柱的打铁铺就在这条小巷的尽头。

铺子里肖铁柱正抡圆了左胳膊打着一块铁片，他是个左撇子。肖铁柱有的就是一身力气。刚刚烧得通红的铁块在柱子一下一下有力的击打之下，慢慢地变得越来越薄也越来越长了。他正在打制一柄长刀。有个邻居经过他门口，往里探了探，“哎”地唤了一声，说道：“铁柱子，打铁呢，前边儿寺院里今天吃

菩萨，听说这次比以往热闹得多，有三百桌呢，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这人手里还抓了一把香。

柱子一边打着铁一边回头朗声应道：“我去不了了，还有好多活没做完哩，我得抓紧时间，要不我爸抓药的钱都没有了，你帮我捐个香火吧。”说完“咣当”一下放下手中活儿，两手往腰间的围布擦了擦，在桌子上的铁罐里摸索着，掏出一块银圆，走到门外递到那人手中。

“柱子，你放心，你的香火钱一定捐到庙里，菩萨会保佑你这个大孝子的，你爹会长命百岁的。”

柱子抓了抓后脑勺，憨憨地笑了笑，又转身打铁去了。

铺子后面是一间简易的茅草房，里面陈设非常简单，只有一张桌子两个方凳一张木板床。一个方凳放在床头，凳子上面有只颜色发暗的蓝边粗瓷大碗，里面剩着小半碗姜黄色的药汤，已经冰凉了。床上躺着一位两眼微合的老人，脸上的皱纹沟沟壑壑重重叠叠，精神气儿不太足，就那么病恹恹地躺着。他就是肖铁柱的父亲，其实他的年纪并不很老，也就是年近半百的样子，但是他躺在床上的样子看上去有70多岁，也可能是身体不好的原因，人也容易老得快。铁柱他娘生产的时候难产大出血，没救过来，铁柱一出生她就死了。铁柱爹一直没再娶，一是家里太穷，娶不起，二是他也怕委屈了铁柱。所以这么些年来他们父子两个相依为命，他又当爹又当娘的，把个一尺长的婴孩拉扯成了身长七尺的男儿了。

“柱子呀，柱子啊。”肖老爹咽了一下，喊了声正在前面卖力打铁的儿子。

铁柱听到父亲在唤他，连忙“哎”地应了一声，“咣”一下，放下手中的铁块活计，在木盆里洗洗手，又拿起旁边的一块布擦了擦，放下抹布走到里间说道：“爹，你叫我呢？”

“柱子，什么时辰了？”铁柱爹睁开眼，强撑着坐了起来。

铁柱连忙上前坐在床边扶着他坐直，把搭在床上的一件蓝得发黑的棉袄披在老人身上，说，“昼边了。”

这时候冬日几束微弱的阳光穿过墙上一尺见方四个巴掌那么大的窗格子透了进来。阳光经过的地方，有许多灰尘乱舞。

“在床上躺久了只会越躺越冷。”铁柱爹咳了几声，说话声里还带着一些痰音，他问：“东边李家要的那几把都打好了？”

“那些早做好了，现在正在做的是外面大街上绸缎铺老板定的大砍刀。”

“那个绸缎店的老板要大刀做什么？”铁柱爹听着有些奇怪，于是问道。不等儿子回答，他忙说，“铁柱子，只怕这世道会更乱，乱到我们南丰县来。听说，今年正月十六日夜晚鲍坊摊班圆摊，在河滩上跌筈，虽说吉凶是秘不示人

的，可连跌三次，八伯他们一个个脸色阴沉了好多天！这件事不晓得怎么传到南昌府的鲍云来耳朵里去了，他打信来，叫我们去找他呢。他把好多穷亲戚都拢到自己的大树下去了，他要做活菩萨呢。可我们跟他不过是藤上的瓜皮亲，再说我们家祖传的手艺到鲍府能干吗，他还会要大砍刀？”

铁柱听了只憨憨地一笑，握住父亲的手，仿佛是在安慰地说道：“绸缎铺老板儿子不是身体有些弱吗，要我打件大刀给他儿子练身用，都那么大个人了，不能总是用一些木头刀木头剑之类的吧，拿在手上一分分量也没有。鲍家要订制砍刀，那就叫他回老家来找我，不收鲍老爷的工钱，我们送他的！”

柱子这些话说得他爹笑了起来。看着柱子，肖老爹满眼都是笑意，摸了摸柱子的手掌，都是硬硬的茧哪，不由得一阵心酸，这可怜的柱子，打出生起就没个亲娘，小小年纪就要帮着打铁糊口。有什么办法呢？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

“一早上，累了吧，这么冷的天，你还出了这么多汗，你歇歇，我去做饭。吃完中饭，你把东家几把刀送过去，要记得把工钱要回来。”铁柱爹说着就要下床。铁柱不让他下来，还是要他在床上躺着。但老人执意不肯，柱子没办法，于是到外面逛逛，等下回家吃饭。

从茅草屋里的后角门出去，没多远是个村落，村子前面的那棵老樟树下有块空地，秋收后是个晒谷场，平日里或是给小孩玩耍或是村里开个集会。今天空地又聚集了一批人，几个自称是义和团的汉子正在那里装模作样做法术。他们上身是红衣服，下穿黑裤子，衣服束在裤子里，倒也显得精神。他们设了一个神坛，点上蜡烛，然后口中念念有词，没过多久突然一下子神态有异，口中说的是谁也听不懂的法术语言。这时就是神仙附体了，两眼直直地看着前方，瞪得又圆又大，神情怪异还真有点骇人。接着挥舞大刀，往自己肚皮上猛砍，但是皮肉不伤。围观的人纷纷啧啧称奇。

铁柱并没有靠得太前，只远远地看着，心里觉得好笑。他自己就是打铁匠，从小跟着父亲打铁，他们打出来的刀剑方圆十里都颇有名气，能削铁如泥。他还没看见过血肉之躯能够抵得过锋利的刀剑。他表面上一如平常，心里却嗤之以鼻：“这套鬼把戏，骗谁呀，骗骗老人小孩还差不多，老人年纪大了糊涂了，小孩子不懂事。想骗我，门都没有。”

凑了一会儿热闹，柱子抬眼看看日头，心想着快点回家吃饭，爹应该把饭做好了。他们家的饭食向来简单，两个人的饭菜能省则省，柱子现在是家里的顶梁柱，整天打铁那可都是力气活儿，所以碗里总能有些肉味，肖老爹的碗里就全是素的了。

铁柱急急地往回赶，还没有走到，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屋里有些不同平常的响声，但是外面人来人往，叫卖声、小孩子的嬉闹声，让他听不太真切。他

心里急，三步并作两步往家里走，刚进家门铁柱就大喊一声，“爹——”他看见两个五大三粗的汉子，穿着和刚才在村子里设神坛的那帮人一模一样的衣服，他们正把肖老爹推倒在地，其中一个人把铁罐里的银圆和铜角子全倒在桌子上，然后一个子儿不剩地装到自己口袋里。

肖老爹早已被打倒在地，口角流着血丝，拼死爬上前，拉住那个汉子的裤脚，哀求道：“不要抢我们的钱，我们爷俩就这些东西了，你们抢走了，我们会饿死的呀。”

汉子一脚踢过去，口里不干不净地骂道：“老东西，死老鬼，这些钱是孝敬我们神仙爷爷的，拿你的钱那是看得起你，给你面子。懂吗？你别给脸不要脸。滚开！”老人无端挨了一脚，伏在地上大声咳嗽，后来只剩下喘气了。二人掏出银钱在手掌里拨弄了几下，随脚踢开旁边的一个小凳子，互相嬉笑道：“说自己是义和团的，这营生倒是比以前做得顺手多了。单今天就得了不少。”

铁柱看着眼前这一幕顿时两眼通红，一股热血往上涌，根本想不了太多，一声大吼道：“畜生，放开我爹。”说时迟，那时快，他从墙脚抽出一把刚刚制好的大刀，雪白的刀刃在一束冬日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凛凛的寒光。铁柱又大喊一声：“畜生！现在我就用你们这两个畜生的血来祭刀。”话音还没落，一刀已经刺进了那个抢钱汉子的肚子里，然后握刀的左手再往右边一绞，同时抽了出来，没等另一个反应过来，铁柱又往他后心上直直砍了过去。只一会儿工夫，那两个人连声儿也没来得及吭一下，就被铁柱一下子撂倒在地，血汩汩地流。那些神仙法术愣是没使出来。

铁柱把正在滴血的大刀扔到一边，跑上去扶起肖老爹，喊道：“爹，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别吓我。”

老人躺在铁柱的怀抱里，两眼直直看着自己儿子，一眨不眨地看着，仿佛是过了此刻再也看不到了。他说：“柱子，赶快走，把那人口袋里的钱全拿走，那本来就是我们的辛苦钱。快走，你快走吧！”

“爹……”铁柱跪在地上大喊一声，迸出泪来，“我走了，你怎么办呀？”

“别管我，你犯了命案，赶紧走，你在这里，我们爷儿俩都会死的。”生离死别就在眼前，肖老爹此刻眼里却没有泪，只有焦急。

这句话点醒了铁柱。可是，能往哪儿走呢？

“柱子啊，”他仿佛知道儿子心里在想什么，拉住铁柱的手说，“去找鲍云来，他是你表叔，他在南昌发达了，生意做得很大。你记住，一直往正北的方向走，千万莫走错方向，你就能走到南昌府。不能走热闹的街市，只能走乡间小路。记住，你要叫他表叔。告诉他，爹后悔，当年他掏钱叫我去读书，我死活不肯，我不肯让手艺在我手上失传，哪晓得活在乱世，这手艺就只能是杀

人的刀，再也不是活命的犁。快走吧，再不走我们爷俩全完了。你年轻，有的是一身力气，去鲍爷手下讨口饭吃。铁柱啊，以后就是你一个人了，当爹的送你几句话，要记住……”肖老爹本来有病在身，刚刚又被打得口角流血，这些话说得已经很吃力了，只能停下来喘气。

铁柱静静地等父亲教诲，也许从此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父亲说的每个字他都不想错过。

“你要记住，我们江西有句老古话‘火要空心，人要忠心’，在外面为人做事一定要忠心耿耿。还有一句古话‘莫学筛子千只眼，要学蜡烛一条心’。到了外面不比得在家里，但是只要认真学，就没有学不会的。你看你打铁不就打得很好吗？可我不准你打铁！让手艺失传吧，到下面，让祖灵鞭打我好啦！”

虽然穷家难舍，热土难离，肖铁柱也知道自己是非逃不可了，偌大一个南丰县他已经再也待不下去，于是抱着父亲放到床上，盖好被子，直直地跪了下去，连磕了三个响头，什么也没说。

因为，说什么都已是多余。

南昌府。

一年四季中冬天是城里最为热闹的一个季节。年关将至，在外地读书的、经商的都陆陆续续地往家里赶。售卖各种年货的客商也一下子多了许多。

南昌城有七个门，其中四个门位于沿江及其附近。广润门、惠民门濒临赣江，凡由水路经南昌集散或转运的土产、百货，都在这里屯集、批发或转运；商船鳞次栉比，都泊在港口，进出都是件难事。岸上车如流水，人群摩肩接踵，好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现在年关将至，更是热闹非凡、人声鼎沸。卖的货品比平常要多出好几倍，买的人也比平日多出好几倍。来商船上进货的城里商户对各路货色评头论足，以及各种讨价还价的争吵声让整个码头显得一片嘈杂，声音小点儿对方就听不清了，不得不提高嗓门。

城里最繁荣的街道，就是洗马池，因为三国名将周瑜都督在这里练兵时每天牵着宝马在这里洗刷、饮水，因此得名“洗马池”。其次为中西大街。带子巷、磨子巷、棉花巷、合同巷是南昌城里的百业汇集之地。翠花街两边一家挨着一家的几乎全是金银珠宝店，每家店里的装潢都豪华体面，里面的金银元宝、首饰及各种玉石摆件、翡翠手镯挂件都在柜台里摆放得整整齐齐，在灯光的映射下散发着迷人的光芒。要买文房四宝和各种书籍只要去书院街一带就可以了，市区里的绳金塔也是热闹得很。进贤门是江西至岭南官道的起点，门内门外人来人往。永和门、顺外门附近是四乡农民的集市场所。

到南昌府投奔鲍云来的肖铁柱，此时就站在人流如过江之鲫的顺外门。一

路逃亡的柱子从外表看并没有显得过于邋遢，快到南昌府的时候，他在一条清可见底的小溪边把自己的脸和手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很细心地把指缝里的黑垢剔掉。头发虽然有点长，用手指沾点水，以指当梳全部梳到脑后梳整齐，再把衣服上的灰尘掸干净，再整理一下，就蛮像个人样了。柱子打出生起就没娘，这些个人事情都得自己打理，所以不会太难。

虽然早就知道南昌是千年古城，繁荣热闹，但是第一次远离家门来到南昌府的柱子还是很惊讶。南丰已经够热闹了，但是和南昌比起来又差得太远。这里没有人认识他，这一点让他颇为安心。他觉得南昌府的每条小街小巷弯弯曲曲的，很深很深，整齐而洁净。巷子两边时不时有爬山虎、凌霄、常春藤等绿色植物匍在墙上，大部分是斗砖清水墙，细长的绵砖一块块横着铺，柱子知道这样用砖量虽多，但是很结实。

柱子边走边打听，一路上的街景让他觉得新鲜有趣，心里啧啧称奇：“这些店家为了让自己的东西卖得出去，真是什么招都想出来了。”洗马池的同仁堂和济春堂两家药店，在店门的一侧展览活老虎，以此证明所售的虎骨、虎膏都是真品；再往前走百米左右，有家胡卓著药酒铺，店铺门口放一个大铁笼子，里面懒洋洋盘着一条硕大无比的蟒蛇，正毫无怯意地对着铁柱吐信子，这是为了显示药酒的特有功效。柱子猛地一看还真被吓了一跳。华盛帽店挂着一顶直径5尺的大草帽，铁柱看得目瞪口呆，“这草帽也太大了，可以在我们乡下做个小亭子的亭盖。”正安皂厂里陈列着一块6公斤重的大肥皂。还有一家布店为了宣传店里的阴丹士林布日晒雨淋也不会变色，于是乎在门口挂上一个大招牌，上面写有四个横排的大字“保不褪色”，这还真是个笑话，因为从右边看去是“保不褪色”，但是从左边看过来却变成了“色褪不保”。柱子左看看右瞧瞧，不由得心里觉得好笑。他跟着村子里的私塾老先生念过几个月的书，后来边打铁边自己又学了点，所以认得一些字。

这些还是店家，还有很多是流动商贩在柱子的身边穿梭而过，吆喝叫卖着。有手腕上套着双层铁圈，那是铁串铃，圈内装着几粒铁弹子，挥手一摇便能发出“叮当叮当”响的走方郎中；有摇着拨浪鼓摇得“隆隆咚咚”直响的卖小百货的小贩，柱子还看见有人敲着一面双面锣，敲起来是“叮零叮零”的声响，清脆悦耳，那是卖清汤和面条的；一个身着长衫的盲人，沿途弹着三弦，声声入扣，那是算命先生在招揽生意。铁柱看到连忙绕着走，生怕他真是个半仙，掐指就能算出自己有命案在身。最特别的是卖茶蛋的，还编得一首歌，居然唱得朗朗上口：“茶蛋吃得过，不吃就错过，茶蛋味道好，要吃就赶早，过身买不到咧买不到。卖茶蛋喽，又香又好吃的茶叶蛋，快来买喽。”

这首“茶蛋歌”听得铁柱肚子“咕噜咕噜”直响，铁柱摸了摸肚子，早就

空了。于是从裤子口袋里摸出两个铜角子，买了个茶叶蛋，顺便问了问鲍家大屋还有多远，怎么走更方便。

“鲍家呀，莺歌燕舞的鲍家，不远了，”卖茶蛋的老人用手一指前面，说，“一直朝前走，到前面那个路口往右拐个弯就到了三眼井，那里就是鲍家大屋了。”

铁柱终于站在了鲍家大屋的门前。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宅院，比他在南丰县里经常烧香的庙宇还要大上好几倍。他一直以为庙宇是神仙住的，当然要比凡人住的屋子要大，但是鲍家大屋比庙宇还要大，铁柱不禁目瞪口呆。

鲍家大屋的白墙从三眼井到孺子路南北延绵百余米，大门口是汉白玉砌成的高台阶，有十六尺宽，一共六级，每级十六厘米高，即“六六大顺”。左右两边的墙砌成八字状接着大门，大门在正中央，漆成朱红色，上面点缀的金钉呈菱形状与椭圆状交叉错开，排列很整齐。门顶上有一个黑漆匾额，刻着一尺高的金色大字“宁静和祥”，这四个金色大字在阳光的映衬下闪闪发光。门旁立了个白地撒金的长牌子，溜光水滑，上面刻着“诰封资政大夫鲍公馆”。大门口高台阶前面摆着两个张嘴狞笑的石狮子，左边那个狮子口里还含着一个石球，从门口走过的顽童们时不时地伸出小手去滚动那个石球。大门前的一条阔大的马路正对大门的那一段，向后拓宽，后面端立着一段暗绿色的影壁墙。这样门前显得极为宽阔，至少可以同时停放十几辆车。

铁柱打出生起就没见过这种堂皇的气派，再低头看看自己的槛楼衣衫和早已磨出了洞的布鞋，一时间竟胆怯起来。

“老爷，您看这件事情怎么处理？”鲍管家垂手侍立在旁，低头问道。

鲍管家五十开外，跟随鲍云来多年，深得鲍云来信任，在鲍公馆很有些说话的分量。甚至于有些家眷、亲戚等等有事情去找鲍管家比直接跟老爷说还更方便些，因为即便是跟老爷说了，也是差遣管家去办。他深得老爷的信任却不拿架子，一直忠心耿耿、谨小慎微，不论谁托他办事只要能办妥的都办得妥妥帖帖，减轻了鲍云来的很多负担，所以合府上下都极看重他。

“嗯，现在的南丰是不比从前了，乱了很多，这个铁柱的脾气也太燥性了点儿，可你也知道，要是排起来，我们还是亲戚。不过嘛，他毕竟有命案在身，依你看应该怎么办？”正在看书的鲍云来慢慢抬起头来，安静地说。

只要鲍云来在府上，每天早上必定在书房里或看书，或练字，或品茗，或静思。这书房共有三间，靠东边有两间，中间用一扇屏风断开。屏风上是一幅爱莲图，背景是晶亮的黑漆，山峦远列，飞雁横空，用绿翡翠镶成的荷叶摇摇曳曳，玫瑰红的宝石镶成的莲花鲜艳欲滴，用珍珠母贝镶成的鱼儿在水里嬉戏。

屏风的右下边用绿松石刻出芦苇的梗，那一大块淡黄色的冻石是穗子，穗子的每根小穗花都清晰可见。房里陈设古玩的架子，条幅字画，硬木桌子和椅子，带有老树节瘤的花几花架，每一件都摆放得合理有致，看书写字的地方光线明亮。用屏风隔断，也很清静，不受干扰。最里面的一间，靠墙放着一张矮脚硬木床榻，与其他屋里头的大床相比，书房里的这张床实在是简单得不像样儿了。这是鲍云来放在这里的，累了可以歇一歇。

“依我看，我们还是留下这个铁柱。”管家瞄了鲍云来一眼，见他没吭声，且眼神波澜不惊，知道他在用心听，于是接着往下说：“铁柱这个人我看着很实诚，把自己犯的命案一五一十说个清楚，没有隐瞒。那些义和团里面混进了些地痞流氓，在北方被叫作是拳徒之乱，几个省份都在围剿，他们有些人在北方待不下去了才流窜到我们南边来的。在乡里欺行霸市为非作歹，有些本来就该杀。这柱子倒是条热血汉子，现在投靠我们，您又是他的表叔，不收留他也说不过去。”

说到这里，管家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看鲍云来，见他眼睛里依然是风平浪静，便顿了顿接着往下说：“再说，老爷一贯认为哪里都有让人生活下去的空隙，可现实呢？老爷你在苦苦经营，寻找空隙。平头百姓却是人地无门啊，所以您情愿当一棵大树，让老家的倦鸟都栖息在您的树上。再说现在外面乱得很，我们走盐路也不太平，收留铁柱，也就是救了他的命，那他只会对老爷死心塌地，老爷也多了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是好事呀。”管家把话都说完了便在一旁双手垂立，静等鲍云来发话。

又静默了一会儿，鲍云来放下手里的书本，言语安详地开口说道：“话是这么说，可他毕竟命案在身，我们做的是正当生意，有些事情还是要小心为上。我们是亲戚，又不能丢下不管，真是蛮麻烦。得想个周全的办法才好，既救了他，我们也没有牵连。”

管家听鲍云来这么一说就知道铁柱有救了，鲍云来会收留铁柱的。他第一眼看到这个肖铁柱就打心眼里有些喜欢，实诚，壮硕，全身都有使不完的力气，有心把他留下。鲍云来提出来的问题确实有些棘手，是得想个万全之策。

“现在是在风头上，您看这样行不行？”管家寻思着说道，“给他换个名字，以后这世上再也没有‘肖铁柱’了，再放到码头的盐船上去，盐船上人少，平时也难得跟别人交往。再说他有命案在身，南昌府这边压根儿就没人知道，这些还都是柱子自己告诉我的，否则谁知道呀？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谁知道呢？”

鲍云来沉思了一阵，才点点头：“也好，就这么办吧，从今往后他就叫‘鲍小七’。”鲍云来又想起什么，放下刚刚拿起的书本，说：“等会儿带他来见见

我，他还是个壮士，是个孝子呢。要放在宋朝，他准是在梁山泊落草的一条好汉。”

鲍云来被自己所说的话提醒了，便对着管家交代道：“马上派人去南丰老家看看，若是柱子他爹已经不在了，好好安葬；若是还在人世，那就赶紧接到南昌府来，在我们这里找间空房子安顿他吧。要是论起来的话他还是我表哥哩。”

“我先替小七谢谢老爷。”管家笑着说，“老爷真是宅心仁厚，想得细致周全，会有好报答的，等下我就带小七过来叩谢老爷。他就在大门口的门房那里候着，没老爷的吩咐没敢让他进来。”

在门房处惴惴不安的肖铁柱，只能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等待。仿佛过了许久，终于看到了鲍管家，忙站起了身，上前施了礼。鲍管家没有多说什么，只拍了拍他的肩膀，要他跟着进去。

鲍管家走在前面。肖铁柱，不，鲍小七低眉敛首、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眼睛只敢盯着自己的脚尖，并不敢东张西望。走在这幢深宅大院里，他觉得局促不安。大门口的那几个门房都比他父亲穿得光鲜整齐。

鲍公馆宅第宽大，有四进院子深，设计精巧，建筑坚固。六扇金丝楠木大屏风立在大门之内，屏风上刻着花鸟虫鱼，用以挡住外面的视线，当然从风水的角度来说也是挡煞。屏风之后是正大院的前院子，不大，见方四十尺，花木扶疏。顶上是天井，阳光雨露无遮无挡，所以地面上四周是一圈可以下水的浅渠，浅渠里铺着厚厚一层绿苔藓。两边是石板路通到正大院的前厅，前厅的巨大朱红柱子和油绿椽子，雕工繁复精美。过了前厅，就是正大院了。在正大院的左侧有一条榆树交荫的狭长小径，还有几条曲里拐弯铺着碎石子供散步的走廊通往正大院左边的幽深庭院。右侧一个大金鱼缸，直径六尺，里面养着的六条金鱼摇头摆尾悠然自得。

鲍云来的书房并不在这四进院子里，鲍管家带领着鲍小七沿着正大院左边的小路一直往里走，就进了后花园。这儿人要少一些，刚才在大厅里人来人往，丫鬟仆人都忙着洒扫庭院。

鲍小七这才略略抬起头来，迎面看见一座太湖石叠起的假山，高约丈余，玲珑剔透。转过假山是一片梅林，正值腊月，梅花竞相开放，一股幽香沁人心脾。鲍小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顿时心神清爽，看看四周没什么人，又活动了一下四肢，扭动了一下脖子，这样好像没有刚才那么紧张了。再往前是一片如茵的绿草地，只是冬天绿草有些发黄，当中铺了一条卵石路，不宽，二尺左右，蜿蜒曲折向前延伸，直抵山丘。山是土山，并没有什么人工雕饰，尊崇自然的选择，只是风吹过来的种子落在山上，长了一些蒲公英和狗尾巴草，开着一些不知名的小花，五颜六色的。土山起始平缓，渐渐高耸，再往上，突然变得峻

峭起来，有石阶曲曲折折盘旋向上，时隐时现，直到山顶。山顶上有一小亭，红柱绿檐，六角攒尖，四周有一圈围石，既是护栏，亦可坐着歇息。这座土山顶是最高点，坐在小亭里，可以鸟瞰整个鲍家大屋。

鲍云来的书房就在山脚下，有几杆凤尾竹摇曳生姿。“好一个清幽的去处”，鲍小七心里暗暗赞叹。至于鲍云来把书房设在这后花园的僻静处，当然有他的用意，平日里，有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事情在慢慢地往书房走的时候就可以理顺了。

鲍管家回头叮嘱道：“你在这里候着，我先进去通报一声。”转身一脚跨进了书房。只一会儿工夫，他便出来唤小七。

鲍小七进门后直直地跪在地上，连叩三个响头，并不敢抬头看，只是谢谢鲍云来的救命之恩：“老爷的救命之恩，鲍小七今生今世都报不了。”说完又是连连磕头。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鲍云来从太师椅上站起身，挥手让鲍小七坐在旁边一个花木凳上。

鲍云来仔细打量着鲍小七，心里一阵喜欢，好一个壮壮实实的后生仔，长得墩厚，也不乏几分江南小生的俊气。

“听说在南丰老家是你养家，那你会做什么？”

“回老爷，是小七养家，小七会打铁，我打铁在南丰县里是很有名的，小七从小没娘，父亲后来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只能是小七养家。”

“那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除了吃饭、睡觉，我都在打铁。大家也愿意照顾我的生意，所以我能够养家。”

“是你父亲叫你来找我的？”此时，鲍云来的眼里已有几分笑意。

“回老爷，是我父亲叫我来找您的，”鲍小七答道，“我父亲说您在南昌府财雄势大，又是我叔，老爷是不会见死不救的。”

“那你父亲跟你说了什么？”鲍云来跟小七拉起了家常，其实他长年在外打拼，南丰老家回得少，对肖老爹印象早已模糊不清，却能忆起孩提时代本来就稀少的某些片段。

“我爹说，雉班判筭预卜今年是凶年，您打信叫老家亲戚来南昌府躲一躲，他蛮后悔的；还有，他后悔当年没听你的话去读书。这都是因为这门祖传的手艺。”

鲍云来脸上现出惊愕之色，却是转瞬即逝：“四处都鸡犬不宁了，哪里还用雉班判筭！铁柱，不，小七呀，我是不信鬼不信神的，我只相信自己！记得少年时，有一年回老家过年，见四邻八村都有雉班，年年元宵节跳雉避邪驱疫，

我老家鲍坊村也要成立傩班，成立傩班需要偷别村的傩面具来做‘起脚傩’，本村再刻一些，这样起傩才有灵气。我爷爷就把你爹叫来了，让他领我，借着给舅舅拜年的机会，到舅舅他们村上的傩神殿里去偷两只古傩面具，别人不认识我这个城里来的半大伢崽呀。我们两个孩子从舅舅家里出来，趁人不注意，溜进村中的傩神殿，见神坛上供奉着几十只傩面具，我俩各捧起一只塞入礼篮，遮盖严实准备带回去。哪晓得，还没出村，就有人发现丢失面具，他们断定是我们两个伢崽偷的，马上追赶我们。我们拼命跑，你爹说跑出了村庄的水口，大人就不会追了。当真如此。可是那天我跑得双腿瘫软如泥，在床上躺了三天不得下地。遵照古俗，请来已经开光、已经受用好多香火的圣像，应该是最为灵验的傩神了吧？哪晓得，邪吧，偏偏是这一年，鲍坊那一带禾田不熟，牲畜发瘟。可见，与其虔诚敬神，不如真诚做人。所以，我叫你爹一定要读书。”

鲍小七听得两眼放光：“您跟我爹还有这个故事呀，他怎么不告诉我呢。他只对我说，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他说老爷是个南丰县里响当当的能人，要我跟着您好好学，只要认真学就能学得像打铁一样好。”

鲍云来微微一笑，但一接触到鲍小七的视线，脸上顿时严肃起来：“知道什么叫真诚做人吗？真诚做事，所以天道酬勤；真诚为人，方得左右逢源；真诚处世，乃至天不负我。真诚就是生活的天地，生不逢时，真诚也能获得生存的空隙。”

鲍运来猛然意识到站在自己面前的不过是个小铁匠而已，立即不无自嘲地笑着叹道：“你懂吗？”

小七的回答却是斩钉截铁：“我懂！我读过几个月私塾，我爹后悔自己没听您的话，才叫我去读书的。”

鲍云来暗暗惊喜，却只是轻轻一笑。那笑，仿佛轻风拂过。眼下，他需要人才了，尤其需要像鲍管家一样忠心耿耿的左膀右臂。鲍云来吩咐管家安排好小七，准备起身去正大院的理事堂打理要务。

鲍小七慌忙跪下去叩谢。站起来后，他抬眼看了看鲍云来，这才发现他即使坐在那里也显得身形高大，相貌堂堂，虬眉、悬胆鼻，多年历练，早已让他眉宇之间有种泰山崩于前而岿然不动的安静之气。但是这安静是一种特别有力量的安静，而不是随遇而安的安静。

二

一到腊月，整个南昌城大街小巷到处都散发着一股浓浓的年味。繁忙，欢乐。

刚刚下过一场暴雪的南昌府迎来了一段难得的晴好天气，所以大家小户们都忙着洗晒了起来。南昌人过年有个千百年的老规矩，那就是“干干净净过大年”，如果不洗不晒，霉气就赶不走，福气也就不会到家里来了。街头巷尾的绳子一根根拉了起来，大家都会因地制宜，这头拉着树枝，那头绑着墙角，或是这边结着窗钩，那边连着门环。太阳底下被褥、床单、窗帘，一家大大小小的长衣马褂都晾满了每根绳子，到处花花绿绿在风里飞舞，空气中皂角与阳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闻着就让人舒服，高兴。趁着太阳好，那些个还没有晒透的腌货都拿出来了，什么腊肉、腊鱼、腊鸡、腊鸭、腊猪脸、腊猪脚、腊狗腿、腊猪皮、腊猪耳等等，只要有阳光的地方，院子的空地上、走廊或是阳台的护栏上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晒过了一边，隔天再翻过来晒另一边，直晒到转色、出油才可收起来。

广润门、惠民门平日就商船云集，现在更是堵得商船进不来又出不去；大商号集中的蓼洲街、直冲巷、上河街，城里洗马池、带子巷、磨子巷、棉花街、合同巷和金银珠宝店扎堆的翠花街，本来就人流不断，如今越发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家家店铺人头涌动，声音嘈杂，都是在人头上递钱。而最忙碌的要数成衣店、绸缎庄、南北货行、金银首饰店、烟花香烛店和点心铺。点心铺里的各色茶点和糕饼全是新鲜出炉的，桃酥、大麻枣、兰花根、灯芯糕、花生糖、芝麻糖、冻米糖等等五花八门，各式各样。

满满的南昌味，飘香了半个城。

街上行人没有空着手的，手里提的、肩上背的、篮里装的、筐里挑的、大车小车上装运的，那可都是各式各样的年货。虽说冬季日头短，掌柜们晓得门口早就有人候着，早早让伙计们将各色货物满满当当堆上货架，时辰一到，立即开门，绝不拖延。到了晚上打烊的时候，想关门还关不上，总有三三两两的顾客挤进来，一边看货一边陪着笑，也不讨价还价，将年货一样一样往篮筐里捡，仿佛知道自己给人添了麻烦。

街上一下子多出许多临时的小摊子，卖绒花的，代写对联的，卖门神挂落的，就连代写家信的老先生也从旮旯里搬出来和代写春联的合用一个小摊。那些长长的春联红红火火，一整排一整排挂在大街上，风一吹，红红绿绿飘动着，把年的气氛烘托得益发热烈。再看看那些个朱门豪院，一盏盏亮堂堂的大红灯笼已经挂出来了，早已“总把新桃换旧符”。

自从进了腊月里，鲍家大屋里的大斗香就一日不停地烧着，公馆上下人等一天比一天忙碌了。

鲍云来是南昌府里的盐商大户，一些小散户指着他拨给些盐引走盐，所以